



聖門通考卷之十一

四明後學包大權編輯

從姪包 屋校正

書林清心堂梓

澹臺滅明

唐宋至今俱從祀

叙曰子羽公正無私有君子之德投璧斬蛟有君子之勇踰江授弟子三百人吾道之南自茲始子法倡道家邦吳興文學子羽之教與有助焉迄今湖山稱澹臺亦猶甘棠詠召伯識其德也然志稱子溺死不收塋忍矣不念鞠子哀豈人情哉甚矣張華好誣非

知賢也

家語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為名此上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知不充其辨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史記澹臺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鄉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云云見後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

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據史記所載則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與家語同而意則相反矣

漢書古今人表澹臺滅明智人上下等古史與史記同

巳丑 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澹臺滅明生於魯少孔子三十九歲一作少四十九

九歲

癸卯 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子羽十五歲是年孔子去魯適衛

子羽嘗齎千金之璧渡延津河陽疾波起兩蛟夾舟

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投

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

甲寅 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子羽二十六歲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王犯嘗為之宰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每魯為武城

宰子羽武城人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內應

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子羽二十九歲

子游為武城宰曰澹臺滅明云云偃之室也

程子曰行不由徑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者有人送塗回彼僕者引至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方却要回就大路如此則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

獨富君子取之夫也中之矣

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子羽三十三歲

子羽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於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澹臺湖在蘇州太湖東弟子傳子羽南游至江索隱註吳國東南澹臺湖即其故址。蘇州志江右南昌府湖中亦有澹臺祠

其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滅明止之曰此命

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讎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

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博物志此言恐近誣

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子羽三十四歲

夏四月孔子卒

贊曰

惟子有道

天與異容

狀雖云惡

德則其豐

南止江沱

學者雲從

取士自茲

貌或非公

又

不由徑行

其直可貴

不私見人

其公可畏

擊蛟即勇

毀壁且義

紀號益封

旌厥賢士

宓不齊

唐從祀名處子賤
宋至今名不齊

叙曰余觀單父之治乃知子賤蓋優於天下者與夫

子賤弱冠為宰仁恕任人單父人治優於子期子期

嘗覘之閭行若有嚴刑信哉民之不忍欺也然知人

則哲取人以身子賤君子成德有明鑑矣推此治天

下類能而使之裕如也乃僅施於單父小惠未徧屯

膏多矣越數年為魯使吳道卒天命甚於顏子天與

之德靳其壽使夫子及見之可勝痛悼哉

家語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

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史記宓不齊字子賤

正義曰兗州東平郡城舊單父縣地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

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字通用誤為宓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

君子哉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

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

所齊者大則庶幾矣

漢書古今人表子賤智人上下等

古史與史記同

巳亥周敬王十八年

魯定公八年

宓不齊生於魯

少孔子四十九歲

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

魯哀公十年

子賤十八歲

子賤為單父宰請君近史二人俱至官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從而怒之二史請歸報

其君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子才任伯王之佐屈節

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君寤嘆曰微二

子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使

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請從子之制宓子賤曰敬

奉詔單父治焉

子賤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吾少也賤

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板綸錯餌

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

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

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

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與之共治說苑

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子賤十九歲

初齊師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齊寇至請放民出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季孫名肥使人讓之宓子蹇然曰今只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曰吾豈忍見宓子哉

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子賤二十一歲

孔子使巫馬期觀政期陰衣敝裘入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問曰凡漁者為得何以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鱣鯉魚懷姓者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繩吾大

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古本家語

子賤治單父有子見之曰何瘁也曰官事急憂之故瘁有子曰昔舜鼓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單父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故無術御之雖

瘁臞未有益也

子賤為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吊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家語

子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
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
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
者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
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散性事情
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說苑韓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
門豹治鄴民不敢欺魏文帝問群臣三者於君德孰
優鍾繇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
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
義與夫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
夫道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然則三子之不欺
雖同所以不欺者異矣辨
治者其以子賤為最賢乎

晉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

宓子子者賓

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穰穰慢也

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淮南

按晉平公於昭公十年卒距此四十八九年其
故賓應亦老矣子賤數其三過諒非有道之士

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子賤二十四歲

夏四月孔子卒

子賤後為魯使吳卒於道今墓在壽州

按哀公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距此僅六年然則
使吳道卒不越三四年而已耳壽年短折良可悲夫

贊曰

君子若人 單父之政 引肘悟君 放魚稟令

附郭勿穫 遂能制命 百代理邑 用規觀聽

又

天生良才 為魯君子 堂上琴作 邑中民治
五人致逸 受教成美 展禮宗賢 疏爵有煇

原憲 唐宋至今 俱從祀

叙曰孔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原憲狷者也無道恥
穀為宰辭粟踴躍獨行義不苟合當世大率能自治
而不能治人夫子發之廣介然之量進以有為焉耳
乃蓬戶甕牖終身草澤是狷之過也然清風勁節比
於巢由務光可以廉頑起懦不亦卓乎

家語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
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
憲退隱於衛

史記原憲字子思子思問耻孔子曰云云克伐怨欲不

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云云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
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
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
聞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病也
漢書古今人表原憲智人上下等古史與史記同

丙戌 周敬王五年 魯昭公二十七年 宋景公二年 原憲生於宋 少孔子三十六歲

辛丑 周敬王二十年 魯定公十年 原憲十六歲

孔子為魯司寇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孔子采邑之宰見聖蹟
薛應旂曰以原思之貧而辭為宰之粟殆幾於獨行者矣雖未進於中行而庶頑立懦豈不卓然可尚哉

壬寅 周敬王二十一年 魯定公十一年 原憲十七歲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胡梅巖曰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歆志於穀而不能有為不可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周敬王四十一年 魯哀公十六年 原憲三十七歲

夏四月孔子卒

孔子既沒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楅
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中紺

而表素軒不容巷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
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
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
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
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
不忍爲也原憲拽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
如出金石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詩韓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捐生予
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
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
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劉恕曰顏回原憲之才之德不屈於衰亂之世歌頌
夫子之文章優游六藝之富簞食瓢飲在陋巷而

改其樂攝敝衣冠拽杖拖履而歌商頌樂道志勢可
以謂之賢矣若夫閭巷賤隸才卑志下凍餒艱苦行
歌坐笑愚於雀
鼠曾何足道哉

贊曰

軾彼穹閭 達士所賓 邦無道穀 進退孰倫
敝衣非病 無財乃貧 賜雖不懌 清節照人
又

賢哉子思 不怨清淨 貧惟固學 道乃非病
衣冠忘敝 草澤遂性 升中進秩 垂芳尤盛

公治長唐宋至今俱從祀

叙曰易稱二女同居志不同行觀於孔子妻魯長二子而婚姻之道昭矣夫已子天性親之也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也笄字及時伉麗齊德妻道也地道也天作之合聖人無心也

家語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

史記公冶長齊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長范甯云字子芝

漢書古今人表公冶長智人上下等古史與史記同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史記正義云公冶長能解禽語故繫縲絏以其不經今不取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孔子遂為有罪之人

贊曰

子長宏度 高出倫輩 雖在縲絏 知非其罪

純德備行 夫子所采 以子妻之 尤知英傑

南宮适

唐後祀名南宮子容宋改南宮緇。國朝改南宮适。

叙曰魯自宣公弒立三家強公室卑翩翩公子

破義久矣南容承僖子遺命從學孔子可謂大雅不

群矣已乃從遊適周河洛思禹郊禘頌稷禮樂後周

公違觀王度視三家有隱憂焉夫太康距於河昭公

逐於鄆平子畔逆與羿篡同叔孫姑懼而祈死怙權

甚矣南容乃借禹稷以崇明德斥羿篡以誅畔逆婉

言諷諭可謂得君子之心哉夫叔肸義不受粟取重

春秋南容不義季氏其心一也夫子稱曰君子亦春

秋貴德之意也夫

家語南宮括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
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羿篡禹稷子曰君子哉若
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

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緇孟僖
子之子仲孫閱也。古史同

漢書古今人表南容智人上下等即南宮敬叔又居上等

一人分居
二等誤也

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南宮适生於泉丘

初孟僖子會盟於稷梓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

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於清丘之社曰有子

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選氏之造選副倅也選氏之女為僖子副妻別居在外

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也反自侵祥宿於選氏生懿子及南

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居南

宮因姓焉故曰南宮敬叔云少孔子二十歲左傳

癸未 周敬王二年魯昭公十四年南宮适十四歲

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

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師事之詳見聖蹟

卒外 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南容二十三歲

定公命南容何忌從學孔子詳見聖蹟

壬辰 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南容二十四歲

南宮适問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夫下子曰云云

饒氏曰适乃孟懿子之兄三家之子孫也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稱之

洪容齊曰南宮适問羿奭禹稷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明道先生以禹稷比孔子故不

答范淳父以為禹稷有天下故不敢答楊龜山云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予竊謂南宮之問初無以禹

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謂有是言也若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

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不能在當時發問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當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

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褒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觀其訓成

孔子庶兄孟皮一字伯尼

南容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毋從從太高

爾爾毋扈扈太廣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鄭氏謂笄今之簪是也孔氏日期之髻稍輕毋得太高太廣如斬衰之髻也

丑辛

周敬王二十年

魯定公十年

南容三十二歲

時孔子為司寇

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賄父為客羞豔小賄父怒

遂出文伯之母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

賓豔於何有而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

復之

外紀

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

酉巳

周敬王二十八年

魯哀公三年

南容四十歲

敬叔救火

而循禮施散焉

如孔氏以謝過家語

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

夏五月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敬

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庀具也匹女而不在

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

刑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存敬叔之力為多左傳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按此韓非設辭以詆孔子無忌憚甚矣姑記之以證其妄云爾

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南容四十八歲

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壬戌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南容五十三歲
夏四月孔子卒

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先君周公不若太公之知也昔太公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周公封於魯無山林溪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適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若是適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主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四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夫賢者豈歆子孫阻山川之險長為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

按孔子卒時南宮括年已五十三至繆公元年約一百三十餘載馬能久存而有是言耶姑記以証其誣

贊曰

先覺既效 替履並馳 尚德君子 汝乃兼之

通志卷之十一
羿易可慚 禹稷可師 三復此道 載規白圭

公哲哀

唐宋至
今後祀

叙曰鴟鵂九天自適所志季次殆近之矣夫天下無
行仕為家臣季次鄙之養晦高尚未嘗屈節其志不
可亂也春秋邪世正氣萎靡乃有抗節礪行如季次
原憲二子焉不可挽頽風而激薄俗乎太史公曰傳
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孔子菜色陳蔡此皆學
士所謂有道仁人也何足為病哉

家語公哲哀齊人字季沉

一作次

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

者是故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特嘆賞之

哀一作克

史記公哲哀字季次

索隱曰家語
作公哲克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

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

漢書古今人表季次智人上下等

子華子往見季沉季沉曰自吾從於夫子轍迹不遺
四國未見終歲以處也亦勤且病矣天下失道黑白
溷溷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請而弗敢也願質
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真處
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
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遑暇
之恤季沉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
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

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
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子華子

太史公曰季沉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
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
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
之不倦

贊曰

周衰偽隆

政在群公

廉恥道微

家臣聿崇

不為屈節

撝默自容

子於是時

凜然清風

又

賢哉季沉 履潔居貞 卷懷不仕 家臣是輕
素王攸嘆 式昭令名 封巒均慶 侯社疏榮

商瞿 唐宋至今 俱從祀

叙曰葉石林曰司馬遷稱孔子傳易商瞿夫易本性
命之書瞿非高弟焉得與聞乎易及觀汲郡魏安釐
王塚周易上下篇與今同無彖象文言係辭等傳疑
於時孔子造於魯尚未播之遠國也然則習詞占傳
播天下自商瞿始秦人焚書而易獨存是卜筮之留
也雖謂傳易商瞿可也

家語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
傳之志焉

史記商瞿魯人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正義

曰野音汗顏師古云野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弘傳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弘子夏門人

江東人矯子庸疵顏師古云矯疵字子庸魯人疵傳燕人周子家豎

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光乘字羽羽傳齊人

田子莊何田何字莊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王同字子仲同傳

菑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

為漢中大夫

漢書古今人表商瞿智人上下等古史與史記同

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商瞿生於魯孔子二十九歲

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商瞿十八歲

商瞿特好易孔子授之志焉史記謂孔子傳易於瞿即此

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

陸澄曰易自商之后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

石林葉氏曰易於它經孔子最所致意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

商瞿瞿本非門人高弟畧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聞乎

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商瞿三十八歲

商瞿年長而無子其母為之取室孔子欲使之齊瞿

毋請留之孔子曰無憂也瞿年四十后當有五丈夫

子已而果然

仲尼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

無位孔子泣曰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也嘆

訖而息志抱犧先文

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商瞿四十四歲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

王充論衡曰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事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

夏四月孔子卒

劉子曰宣尼臨没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卧自碎其掌以聖賢之性猶好學不倦也如此

贊曰

易之為書 彌綸天地 五十乃學 師則有是

子能授受 洗心傳世 知幾其神 宜被厥祀

高柴唐宋至今從祀

叙曰夫子稱柴也愚臨難不徑不竇蓋亦愚哉及為

邾宰民興蠶績范匡之誣君子德風悍夫孝悌固宜

然耳然犯禾不悛康成謂怙寵恃勢果爾奚足稱賢

余觀士師別人不悅見於顏色乃不恤人禾去仁恕

遠矣子羔雖愚必不愚於害人殆記者好誣與

家語高柴齊人高士之別族齊敬仲高篋十代孫也字子羔少孔

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

一無正字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成宰

史記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括地志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邱亭

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漢書古今人表子羔智人上下等古史與史記同

庚辰

周景王二十四年

魯昭公二十一年衛靈公十四年

高柴生於衛

家語稱少孔子四十歲與史記古史不同

甲午

周敬王十三年

魯定公三年

子羔十五歲

高柴長不盈五尺為人篤學而有法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檀弓

嚴陵方氏曰君子於此固不以為是亦不可以為非持以為難而已

辛丑

周敬王二十年

魯定公十年

子羔二十二歲

是年孔子為魯司寇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從編年

癸丑

周敬王三十二年

魯哀公七年

子羔三十四歲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

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吾弗知子羔曰

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

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桃壇墀而祭之乃為親踈多

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日太廟有一壇一墀

高祖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

廟曰祖考廟

始

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

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

去墀為鬼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諸侯太祖始封之君

曰祖考廟

蓋統五廟言之

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

月祭三廟下於天子

顯考廟祖考

廟享嘗乃止

四時祭之

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

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

太祖之廟而三

大夫太祖始爵者也

曰皇考廟

蓋統三廟言之

有一壇

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

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曰王考

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

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廟曰考廟王考無廟

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祖禩共廟祭之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其廟皆不毀也

從編年家語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

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行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

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

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聞也殷周

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憇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一作乎

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子羔三十八歲

子貢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敬螫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敬螫不殺則順人過方長不折則恕人也

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子羔四十一歲

車士子鉏商采薪獲獸焉折其前左足棄之五父之衢夫子曰吾將視焉謂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視之果信

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子羔四十三歲

子羔為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崩墮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子羔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彼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余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

罪昔公之治臣以法也領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及其不免也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說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程明道曰柴由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崩贖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崩贖可也如輒拒父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忠所事也悝既被脅子路不得不死然燔臺則過於勇暴也韓非子載子羔事謂其時孔子相衛有惡孔子者曰尼欲作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門出此言妄也
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見聖蹟

夏四月孔子卒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十七年子羔四十四歲

子羔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蠶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檀弓

馮厚齊曰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

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羔之風者悍夫悌故兄死不為衰而今為之衰也蠶績范筐之誼雖以戲民之為服者不出於誠心亦以喜子羔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雜記鄭氏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方氏曰文公之下執事也此下宜更有辭脫簡耳

邠人子蒲卒呼滅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檀弓

鄭氏曰滅蓋子蒲名野哉非之也應氏曰滅宜非名但以死有威絕之義呼而哭之

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更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

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古本家語檀弓更作庚

劉氏曰觀家語所稱及泣血三年成人為衰之事其費可知矣此莖妻犯禾事有無固不可知果有之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出於誠心非文飾之辭也鄭注謂其恃寵殃民方氏又加以不仁不恕之說則甚矣

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

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

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鄭衍之役具公子姑曹發陽

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璣也左傳

子甲周敬王四十三年魯哀公十八年子羔四十五歲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紉為一素端一皮弁

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檀弓

按陸象山謂子羔前夫子而死考哀十七年蒙之盟子羔尚在其非前卒可知始附書於哀十八年

陶靖節曰高柴衛人也喪父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

謂哭不哀言不文也為武成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

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

薛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為費宰則謂

替曰

婉彼子羔 受業先聖 宗廟之間 一出於正

克篤於孝 非愚乃今 師知其生 有輝賢行

又

顯允群士 行殊名均 咸能夙夜 以義榮親

率彼城邑 用化厥名 忠以悟主 其孝乃純

